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羣已權界論

定價大洋八角

英穆勒約翰著嚴復譯 是書發揮自由精義。勒清國羣小已二者權界。平社會之凌犯。振國民之精神。大旨惡苟同而尙特操。賤死法而尊公理。譯者自序。有言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由之說乃可用。是書之出。有功世道不淺。

訂正羣學肄言

定價大洋一元

英斯賓塞爾著嚴復譯 此書言所以治羣學之塗術。書凡十六篇。譯者謂其書兼貫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

戊申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版

(天際落花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原著者 日本黑岩周六
譯述者 海寧褚靈辰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南京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蘭溪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天際落花

第一節

此天際落花一書。蓋當時哀感法國巴黎之人心。一愴楚事之巔末也。

橫流於法都巴黎之奢。晉川摩空而矗立其岸上者。有浮屠曰吾夫人塔。今雖樵
 牧豎而外。更亡人跡。溯自革命之頃。殊有高名。以曾見於彼國。說部鉅子尤昆
 氏之載筆。故罔不知者。距是塔少許。交叉一歧路。正對化特羅中醫院。院爲慈善
 祖會所設。專應貧兒之丐。治在昔亦非沒沒亡聞者。相傳千八百七十四年之春
 循例舉開院禮。蓋禮拜四辰刻事也。院樓有二人。馮窗而下眺。一猶少年曰遠生。
 即爲此院醫生。一則遠生之友。其人爲曼黎。長於遠生十數年。將彊仕矣。此日來
 勸遠生故方並倚而閒譚。遠生性勤勉好學。以醫鳴於世。曼黎則席富厚。勇而俠
 氣。屢事羈束。一身之事。將乘時以有爲。抑彊扶弱。酷慕中古之騎士。雖其氣質
 迥異。年齒相違。而親若舅季。夫亦奇也。當二人頽瞰間。偶來一少女。年可十七八。

手捻花枝冉冉望塔而行。曼黎卽出遠鏡凝睇送之。謂遠生曰：彼美人兮！胡其衣之寒儉而不相稱也！然容顏則絕世矣。遠生曰：君不知邪？此爲守塔者勝查之女。其名曰花奴。雖小家子，美而且淑。上流尹姑之中，吾見亦罕。君誠以古騎士自居者，使不鑄鈴護之，將爲君羞。曼黎曰：孰謂守塔者而有茲佳息？其居在胡所遠生曰：塔之中有面廊之隘室，在卽勝查與偕居者。勝查潦倒於酒，倚花奴以生。花奴慧工，值倍於人，故養親亡。乏曼黎曰：余二人方津津豔稱之，彼已翩然入塔矣。而踵至者又胡人。余自鏡中注望之，攜行若夫婦。然甯匪上流社會人歟？遠生曰：雖然，其婦人胡故厚蒙青紗，匿其真面，而男子之容止亦大可疑。余決其匪真夫婦也。曼黎曰：君眊力大佳，吁嗟彼婦誠必背所天而從歡子者。余不欲觀焉。已遂收遠鏡而言：它旣而遠生又曰：若聞遠有人語自塔巔而落者，胡也。曼黎曰：如此清晨有誰登塔巔以游者？遠生曰：不畏多露且目遇矣。余等盍亦散步往乎？曼黎曰：將污余耳，以它人之情語甚亡謂也。遠生曰：豈爲是者？儻見花奴甯不復佳。曼黎

聞此。遁忻然曰。然則往矣。遠生即加外衣。偕之出醫院前。仰而望曰。彼男婦昇及塔之中。上級矣。胡行之疾也。其婦疑若英人。今青紗已揭去。可從闌干之罅。窺見其面。君亟取遠鏡。可察知其究爲胡人也。曼黎曰。諾。復探囊出遠鏡。則彼人已相將轉入塔內。形影俱隱。迺仍與遠生緩步以前。將及於塔。不知胡故。是時行人岔息。四集指塔之旁。而譁遠生。愕顧曰。豈有肇事而被傷者。則余醫生也。當爲檢之。曼黎曰。善。或卽嚮之婦人。失足而顛乎。二人方縣度間。卽聞衆中甲則謂首觸砌石。玉容已紛蓋矣。試冥想其未落之前。必一粲者。乙則謂如羅綺中人。豈爲亡聊賴而不欲生者。於是二人雖未睹鴟血之狼藉。早知果有作綠珠之墜死者。已。

第二節

是時觀者環繞數匝。故塔頂倒下之豔屍。既不可見。亦不得近。遠生自以醫生有檢屍之責。帥曼黎排衆入鞠躬檢之。即慘然曰。已矣。全體冰矣。孰告吾醫院趣昇。

楊來並召警察來。衆中有二三人聞言，即奔往而遠生又低語曼黎曰：「君眠此屍果爲伊誰？」曼黎曰：「非向所見登塔之婦人乎？」遠生曰：「自冠至履，殊皆華靡，與向所見者亡少差。但本戴有青紗，雖揭必在今安往？」豈墜下之時爲風卷去乎？」曼黎曰：「不甯唯是與偕之紳士又胡在？」遠生曰：「初不云乎？此必它人之婦而潛以之來者在塔上，不知胡所爭謫，婦憤投身闌外，紳士挽之不及，必惶懼亡人色，股栗不得即下。今將奔而來耳。」曼黎曰：「守此血月模糊之屍，余胸作惡欲嘔，大不能耐，不如登而覘紳士作胡狀。」遠生曰：「君之勇氣誠可嘉，但警察即至，盍少安，未指屍與警察而徑上塔甯不授之以疑，欲知其失措之狀，問勝查父女即得矣。」遠生之言未終，而警察二人從傷醫二人並二健足昇榻而來，正將問答，又有一絳冠人渡奢香川支流上之橋，疾趨躡至曼黎畧不及思，遽白遠生曰：「誠如君言，所歡今奔而來已遠，生曰：『否！且亡論所歡之出，必自塔向之人冠高而色黑，今之人冠折而色絳，故君誤甚。』」迺彼絳冠人者，已大言於衆曰：「君等圍此被殺之人，豈待其復活邪？」

而不急捕殺人之。人遠生等咸駭問曰。嗜殺人者。絳冠人曰。即於塔巔投此婦下者。而警察若咎彼爲多事焉。故曰有胡罪。據落君手。絳冠人曰。此不能爲余咎也。余釣於川堤。方著餌。偶遙見一紳士倒曳此婦之足。繇塔巔猛拋於闌外者。警察尙嘲之曰。不謂君目如豆。迺能及遠。絳冠人怒曰。若固不信。盍同登塔。余度罪人。今蟄塔中。遠生因亦自言所見。並謂亟蹤跡之爲宜。絳冠人曰。警察而終不謂然。余獨往捕之。警察曰。且止。君等既皆證人矣。願聞姓氏。絳冠人曰。余姓狄摩。爲畫工。遠生曰。余即化特羅中院醫。遠生此則余友生曼黎。同望見有攜此婦登塔者。若再值其人。端詳之。或可識也。於是警察不能不從狄摩之言。然匪本懷。故殊偃蹇。既命二健足運屍醫院。即共狄摩入塔。曼黎遠生從之。先至廊下。則石壁中鐵扉扃焉。是即守者之室。相與撫鑰而啟。即聞有清脆之音自內出。曰。諸君來遊塔乎。蓋花奴之問也。警察曰。否。否。勝查在乎。花奴曰。吾父今臥病耳。警察曰。必又被酒。亟叱之起。因即啟關闢入。遠生慰花奴曰。勝查又病則苦若矣。花奴赧然曰。

尋常慣事亦亡所苦。但不知今之洵洵者。胡爲遠生曰。亡它頃一紳士。挈一籠紗之婦人登塔。若曾見乎。花奴曰。有之時。妾方歸。苦念父病不及記。婦女攀躋之有禁。亟受遊資。卽啟關縱之。登遠生曰。未降乎。花奴曰。未遠生曰。若母驚彼婦人。今墜塔死矣。花奴失聲駭絕。警察復恐之曰。勝查若此。醉不省事。豈復能任守者。必敗厥役。花奴瘳頓然欲言而不能成。而塔梯之上。頓有革履聲喧亂而降。遠生方訶止之。瞥見一人轉出廊下。衆卽決其爲向挈籠婦人之紳士。蓋其人年三十四五。頎長而挺拔。冠服極脩飭。望而知工交際於貴女社會。而其人窺衆在室。訝然卻步。警察命之曰。其入室。其人曰。豈謂余邪。警察曰。然且有所訊。其人曰。胡所訊。余將毋誤矣。但余正有事。不可以久止也。時花奴以勝查狂囁自顧。扶掖之而狄摩等皆注眦彼紳士。警察則問曰。君匪挾婦人以上塔乎。祇此一詰。而其人之顏色已蒼白迭變矣。

第三節

紳士既皇然變色。但曰：「此警察所不必問者。」警察曰：「君雖諱亡，益彼三人及守者之女，皆礪見君之挾婦人而上者。」紳士曰：「苟思之，甯有此詎不聞是塔故縣婦女登臨之禁乎？」警察曰：「雖然，祇今君之冒禁，願亡疑者，請供其狀。」紳士曰：「奇已。」警察以胡權與理而問余。警察曰：「自有問之權與理，故問耳。君但供此婦人，今胡如矣。」紳士支吾曰：「婦人……此婦人……」警察曰：「然此婦人胡爲不之見矣。」紳士曰：「已不在此，故不見耳。」警察曰：「君尙在此，胡獨婦人已不在此？」紳士曰：「警察而有疑，可以登塔索之。」警察曰：「不在塔上，吾屬甯不知者。」綜彼此之言，以觀與君共至婦人所在地。一見其面，則不復能遁匿已。紳士膛然曰：「警察所言，余益茫然。」胡爲譏訾余，願白以原因。警察曰：「欲知原因，可從余行。」紳士曰：「警察不宜布所以，而但彊人從行，是謂濫用職權，畢竟欲余胡之。」警察曰：「醫院紳士頓殊惋楚曰：『嗟夫，豈此婦人病抑傷邪？』」警察曰：「病與傷，唯君之心當自明耳。」紳士不能堪。警察之閃爍吞吐，憤然曰：「毋復言趣往矣。」警察曰：「此尙匪君當急時也。」又回語花奴曰：「假勝查而被敝。」

役其母怨余。迺帥紳士及三證人出塔而遠生在塗中。熟觀紳士之爲人。絕不似彊暴焉者。異而私於狄摩曰。君所言得毋誤歟。胡其人之不類殺人也。狄摩曰。君孰從而知之。豈以其神之雋服之都歟。夫人安可以皮相也。遠生曰。不然。余揆其前後所言。又注意其行動。若初不知婦人之跌斃者。狄摩曰。焉知不繇矯飾。今但於其乍見婦尸。此剎那間之氣色。則立辨耳。蓋狄摩居然將以裁判官臨讞之道對之矣。旣達醫院。警察長早聞知而先在。故不勞警察次第陳白其事。卽命紳士入紳士則不及。俟警察長之問而吃然。問警察長曰。警察不道其詳。彊余來此。余卒犯胡嫌疑。警察長曰。犯胡嫌疑。君省之必可知。紳士曰。余正不知。卽攜婦人登塔。未可謂之嫌疑。余等唯欲收市景於一覽而已。警察長曰。曾登塔之巔際乎。紳士曰。未也。及中上級此婦人勸假寐少休。又惡寒不可以風。故卽下。警察長曰。那人旣下。宜與之同下矣。胡爲君一人留。紳士又支吾曰。余……余亡所苦。安用同下。且此有難言者也。警察長曰。余能爲君道之。旣偕之登而聽其蹢躅。獨下本匪紳

士待婦人之禮也。君則始登時翼護之。而中道捐棄之。已。紳士曰。惡。是胡言婦人亦欲余後耳。警察長曰。胡故。紳士曰。此匪余所能言。在婦人胸中而已。警察長曰。此婦人爲君之室乎。紳士曰。匪也。警察長曰。然則君之外婦矣。紳士曰。此隨君之所定耳。警察長曰。然則君必秘之。而不欲言其名。紳士曰。然。斷不能鬻人言者。警察長曰。婦本它人之婦。君又薦紳欲祕其名。固自應爾。然儘君之若胡祕之。而余必散遣偵探。能於二十四時間之內。搜之。誰氏之婦。即可判然。紳士聞之。身微震。殊若不安者。警察長因易一言以婉諷曰。搜之終敗露耳。且落偵探之手。勢將暴揚於外。莫若屏餘人。低附余耳。以言於君。最便。縱令此罪實者。余亦必全君之所祕。若煩不肯洩。則紳士曰。此罪者胡罪。豈余犯罪者。警察長以其抵拒之力也。始直詔之曰。卽殺此婦人之罪。

第四節

紳士曰。曩哉。謂市有虎。此之類已。君其善勾稽之。必他有罪人在。而罪人未得之。

前。余。惟。默。然。俯。首。以。聽。君。之。所。爲。而。已。警。察。長。曰。是。卽。不。欲。承。也。紳。士。曰。余。實。亡。可。承。者。警。察。長。起。趨。旁。室。曰。與。君。入。此。及。入。則。空。亡。所。有。陰。慘。之。氣。令。人。毛。髮。俱。戴。中。惟。一。長。案。而。粉。梨。雨。碎。之。屍。偃。陳。其。上。油。巾。覆。焉。警。察。長。揭。巾。引。使。近。之。紳。士。出。自。意。外。肺。葉。震。擊。洵。懼。幾。仆。俄。卽。自。振。曰。嘻。一。不。相。識。之。燕。而。謂。余。攜。之。者。警。察。長。亦。頗。爲。回。惑。使。其。所。私。而。又。新。置。之。死。就。令。彼。狡。亡。情。亦。胡。能。坦。然。故。爲。斯。語。豈。歸。者。一。婦。人。死。者。又。一。婦。人。耶。而。狂。且。之。爲。暴。行。者。設。匪。彼。則。又。伊。誰。警。察。長。告。之。曰。諸。證。人。所。言。誠。不。足。以。實。君。之。罪。亡。已。余。卽。命。遷。此。屍。列。之。穆。耳。古。之。死。骸。縱。覽。館。不。出。三。日。當。有。能。道。其。里。居。姓。氏。者。莫。患。亡。端。倪。也。惟。君。鉗。口。雖。密。使。君。之。名。而。亦。不。及。聞。則。余。職。之。謂。胡。尙。願。述。之。且。家。胡。許。業。胡。許。乎。紳。士。堅。執。如。故。曰。余。終。一。切。不。能。答。警。察。長。曰。不。答。則。亡。他。法。惟。有。權。認。爲。罪。人。交。之。豫。審。之。裁。判。官。而。已。紳。士。曰。裁。判。官。且。奈。何。警。察。長。遂。亡。復。與。言。命。二。警。察。亟。昇。死。骸。往。縱。覽。館。並。語。三。證。人。明。日。或。卽。豫。審。傳。噓。君。屬。君。屬。胥。出。而。自。以。紳。士。去。三。

證人者尙立而議論其事狄摩與遠生同曰此紳士卒爲胡如人悶葫蘆殊不可耐也曼黎曰余決其必不關係於死者罪人歟匪罪人歟他日自將水落石出而是時院樓之上聞蒲牢聲若吼蓋促諸醫之巡閱病室也遠生職有所在興辭退入狄摩二人在此亡事亦相將出化特羅中院曼黎旣謂紳士亡辜卽慨然自任營救之而思引狄摩爲臂助出名刺授之曰明日願枉道過余所狄摩曰諾竭來筆墨閑甚惟朝夕垂釣自遣耳明日必敬候起居言次脫帽致禮別去詣川堤檢拾釣具自歸曼黎且行且沈吟以爲余今獨焉往計不如再登塔上細勘當時情形或有所得且可以存問花奴父女因折回詣塔則警察續派有人譏察於外告以故始聽入畧一彈指剝啄花奴自窗罅呈半面來問雖脩眉薄鬢便娟如故而春風桃靨微現青色曼黎曰若胡爲而容如此花奴曰亡他卒然聞可恐之事心距躍未能止耳曼黎曰如此凶死誠罕聞也花奴曰向者被逮之人誠罪人乎曼黎曰此未可知來朝纔初訊耳余卻以爲存疑正欲徧搜證據昭雪其冤使彼人

而。定。爲。有。罪。則。尊。甫。亦。且。不。能。辭。咎。花。奴。曰。妾。爲。此。懼。使。若。父。以。疎。玩。解。役。者。并。託。足。之。地。而。將。亡。之。曼。黎。曰。此。亡。懼。余。能。爲。若。地。若。母。以。余。亡。因。而。謂。之。唐。突。若。之。鄰。遠。生。夙。友。余。者。生。平。遇。邂逅。之。人。以。肝。膽。正。不。自。若。始。也。花。奴。感。其。殷。勤。紅。暈。於。頰。曰。謝。君。厚。意。曼。黎。曰。自。先。頃。至。今。宜。未。有。登。此。塔。者。花。奴。曰。亡。有。曼。黎。曰。余。可。以。登。而。蹤。跡。其。事。乎。花。奴。曰。亡。不。可。者。拔。關。納。之。曼。黎。迺。登。

第五節

曼。黎。陟。塔。級。過。半。足。力。微。疲。繞。出。馮。闌。小。立。仰。望。其。上。塔。尖。聳。入。雲。際。正。不。知。離。基。址。幾。胡。尋。丈。俯。矚。其。下。適。當。彼。美。碎。首。之。處。斑。血。四。濺。若。片。片。蜚。紅。散。自。天。女。者。尙。環。立。多。人。以。觀。而。中。有。血。流。汨。汨。一。小。圈。度。是。面。印。不。禁。獨。自。太。息。曰。慘。哉。余。胡。忍。復。見。此。因。信。足。隨。迴。廊。徙。倚。忽。有。物。映。眼。簾。距。足。下。且。三。尺。特。斜。挂。於。簷。頭。不。得。落。因。風。飄。颺。若。酒。帘。然。曼。黎。倒。持。手。中。之。杖。以。曲。柄。鈎。之。使。上。則。一。幅。青色。之。紗。其。端。尙。綴。有。肆。中。記。價。之。簽。嘻。甯。匪。彼。紳。士。所。攜。之。婦。人。以。蒙。諸。首。者。乎。

計必除紗倚肩並立不意之中誤爲風掠而去此一絕好證據之品喜而藏之袖中繼念今日風自北至而屍場位於此以南使爲墜下時吹去者理當更落而南不當逆捲而遺於此是則墜死之婦人與遺紗之婦人各爲一人而被逮之紳士確爲亡罪必先於彼者他有一組男婦在塔之巔及肇禍凶犯急潛身降從塔陰而逸彼則了亡所知昂然獨下遂被誤爲殺人者可亡疑義已曼黎迺笑餘勇欲窮塔巔以跡求之甫舉足更上一層爲之驚怪不已豈罪人尙伏於此乎匪也使罪人在此曼黎驚則有之胡爲而怪乎蓋在此者匪罪人而八九歲一童子也此童子衣縣鵝極藍襖當爲貧賤家兒但眼方而肌實見人畧亡羞縮之態又不似產於編戶者然則童子胡如人又胡故而一人在此曼黎奇而問曰若在此胡爲則童子吻張翕有所答而佞屈聲牙所操爲異國方言曼黎不能解復曰若所操者胡地之方言童子易以法語對曰向所言者故國之言而此國之言吾亦能之曼黎癒奇童子瞭然審諦良久不謂童子迺作莊語曰自我以灼灼詢我以泛泛

匪可親人也。曼黎改容謝曰：余誠失禮於若。若亦見紳士挾婦人而上登者乎？童子曰：否。吾未之見也。先是望塔巔而去者，祇我之父母。曼黎曰：若父母既降乎？童子振其首曰：去雖久，然未降。父囑我觀大縣鐘於此，即招母去。吾數見莫斯科之鐘，倍大於此。此胡足珍者？曼黎曰：莫斯科乎？然則若產於俄羅斯乎？童子曰：然。母觀吾衣履，敝謂我工人之子。吾豈工人之子？偶然故爲此裝束耳。父詔我今日法國有祭禮，游人殷沓，戲服此可與羣兒臥地賭跳爲樂。及來則亡，所謂祭禮少選歸，卽易衣履楚楚矣。曼黎聞而益不能亡詫，是明明欲捨棄之，故給之變服以來。而墜死者當爲其母行凶者，卽爲其父。夫己氏之既殺其母，又不欲存其犢，是誠胡心下此毒手，不可以知。但與向者之紳士卽能辨別，雖均之偕有婦人，胡當更有稚子之隨於其後？此曼黎所親見者，尤可確鑿擔保之已。而此童子又胡以處之？彼嘻嘻然必尙未知母氏之慘死者，遽告之，豈不急痛欲死，則可以隱者？母甯隱之。曼黎迺謂曰：余今欲游塔巔，若盍從余之後乎？童子疑矚曼黎曰：丈胡人不

告吾不能從。丈曼黎愛童子。年未及就。傳卽機警。若此告之曰。余爲曼黎童子。曰。諾。意丈必亦紳士。請與吾登曼黎。攜其手拾級而上。則闐然亡一人影。童子繞塔泣。噓阿母不止。曼黎慰之曰。大都爲尋若而先降。若曾離原約。仁待之所。否。童子曰。有之。吾度廊穿戶。梭織遊戲。迷不得出。久之復於原所。曼黎曰。其間若母尋若不見。以爲若下塔矣。故亦降。童子皇急曰。趣降。庶與母遇。曼黎曰。善。余與若俱復攜之下。童子出塔。仍不見母。則放聲大哭。曼黎亟止曰。若母然。余爲若訪母。卒當完聚。但母子向居胡許曰。旅宿曰。旅宿。胡名曰。名吾未知。母與吾昨夜新自故國來者。曼黎曰。名不舉。則尋問難。然使見其屋宇。能省識否。曰。能。曰。然則余爲若搜索之。馮空搜索。事良不易。今亡已先共若之。吾家徐偵之。必可得。未得之前。若姑止。余之家曰。然則卽行足憊甚。而腹餒甚。曰。且雇馬車。若有名乎。曰。人喚吾爲眞閔。曰。母胡名。曰。母曰僊。而伯爵夫人也。曰。父又胡名。曰。父曰敦。曰。若所舉者。胥小字耳。能各詳姓氏乎。曰。吾不解此曼黎。以再叩之。亦未必遽有端緒。卽蹴街車。

擁真閨入真閨。一仰首。卽在曼黎懷中。睡去。曼黎欲付警察。念警察必陡語以母之橫死。納諸孤兒院。甯不可憐。執如捕其父後。再作置處。卒命圍者驅而之家。及下車。睡猶未醒。抱入室。置臥榻。曼黎又念使彼讎竟不白。余卽子之祇。今罪人追捕之中。權留於膝下。亦可以破寂。故頗顧而樂也。

第六節

向之紳士。以堅不肯自道其名。與所攜婦人之名。遂受拘筦。越宿卽將初訊。訊此案之裁判官。迺麥羅拔氏。其人方壯。而有才勤敏於職。長官倚之。若左右手。凡有疑案。輒使訊之。麥羅拔之處裁判所。慮囚決罰。丰采嚴峻。及出裁判所。則溫文爾雅。往來酬應。聲藉藉於薦紳命婦間。二年前娶夫人。名鐵姬。容絕麗。亦喜厠足交際。場中巴黎爲世界第一。奢淫之都。會一般上流婦女。可謂有平均品格。平均行止者。鐵姬可人。安有不隨風而靡。特麥羅拔恩情繾綣。固未知雌薄。猶人耳。是日麥羅拔將鞠塔上嫌疑之罪人。先召警察。即其捕致之理。絲意若有未慊。警察之